

# 雪落花开

XUE LUO HUA KAI

长篇军旅小说·青藏线上的激情静悄悄

王锦秋 刘慧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雪落花开

XUE LUO HUA KAI

王锦秋 刘慧霁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落花开 / 王锦秋 刘慧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387-2227-7

I. 雪... II. ①王... 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865 号

## 雪落花开

|       |                     |                    |
|-------|---------------------|--------------------|
| 作 者   | 王锦秋 刘 慧             |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 选题策划  | 陈 琛                 |                    |
| 责任编辑  | 王 峰                 |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 邮 编: 130021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5638648  | 发行科: 0431-85677782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开 本   | 660 × 960 毫米 1/16   |                    |
| 字 数   | 188 千字              |                    |
| 印 张   | 13.75               |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                    |
| 印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 定 价   | 20.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雪落花开

XUE LUO HUA KAI



### 作者简介

**王锦秋：**安徽芜湖人，军事学硕士。现为解放军某部上校军官。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短篇小说集《露水街之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 慧：**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现为解放军某部中校军官。曾有经济学专著出版，并发表数篇文学作品。

“上线”是驻青藏高原汽车部队官兵们最为熟悉的专业术语，当听到上线的命令时，官兵们就在亲人的目光里驱车奔驰在四千里青藏线上。

瑜伽在古印度的梵语中，原初的意思就是“驾驭牛马”，它通过心灵体操进行生活中的调和与均衡，让你从各种压力中摆脱出来，是你找到满足和幸福的罗盘，也是人类自然均衡地追求健康、幸福、美丽的一种精神。

在青藏线上，兵站是汽车兵们旅途奔波中小憩的梦中家园，而网络中的高原聊天室就是汽车兵们进行心灵体操的现实平台。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青藏高原上的兵站或许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一种让官兵进行心灵瑜伽的兵站正在呼之欲出，必将构筑崭新的精神高原。

谨以此小说献给我们日思梦想的青藏线上的汽车兵，特别是要献给其中一位老兵：著名作家王宗仁老师。

——题 记

—

团政委马林接电话的时候，正跟老婆牛静叠在一块哩！

起初，马林以为又是哪个没有成色的家伙添乱，就继续在牛静饱满的身上抒情，任凭电话铃声狗撒尿般一串一串地滴着。

死人！牛静总这样称呼马林。

死人！快接电话哩。马林听牛静的声音好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泛起的气泡。

马林停住了动作，瞥见身子下面的牛静正亮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是分部政委朱自政打来的电话。朱自政是山西人，马林从电话里嗅出了一股很骚的醋味儿。

朱自政说有人写信捅了权冬一下，上面要派人来调查，明天的飞机。

权冬工作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不是想捅就能捅的。马林说。

朱自政就炒蚕豆样地笑起来，说马林啊马林！你还是先前宣传队里跳洪常青的那个马林……

住了笑。朱自政就很纯很响地问马林，你说一个男人最致命的弱点在哪儿？

马林惘然。

他从没静下心来想过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男人只要拥有一个称心的女人，就不再有什么弱点。

朱自政听电话里只剩下串线的电台声音，一个青海女人在没完没了地唱着《花儿》。就太息一回说，告诉你吧！一个男人最



致命的弱点就是命根子，也就是你说的有声有色中的那个色。

朱自政又爆出一串意味深远的大笑。

马林蓦然感觉有些冷。好像朱自政就在床前，正放肆地瞅着他和老婆赤身裸体的嘴脸。

这样想着，马林就扯过牛绒被子，遮了自己的私处。

朱自政让马林准备一下，特别是要让那些汽车兵们如实地反映情况，既对权冬负责也要对上面来的调查组负责，更要对咱们分部负责。

朱自政挂了电话，马林依然怔忡地执着电话。

死人！牛静掐了一回马林的奶头。

权冬搞女人，关你屁事？牛静掀开马林身上的牛绒被，做出又要上马的架势。

马林白了女人一眼，下了榻，去拽衣裤。

死人！十一点了，你干吗？牛静很焦躁地问。

回团里！马林说话时已抓起了大檐帽。

权冬搞女人，你急着去投胎呵？！牛静晓得这个周末又见鬼去了。早知今日，不该让他去那个远在四十华里的汽车团当政委。让她一个礼拜才能做一个晚上的女人，像女儿眼巴巴地等着看《正大综艺》一样可怜。

马林打电话给政治处主任李勇，通知十二点准时召开常委会。李勇正独自在屋里喝酒，一听说开会就兴奋得不行，迭声说，好呵！我就喜欢开会。

李勇放下电话，情不自禁地冲电视里如醉如痴的歌星来了个飞吻，推门出去。

月儿清清瘦瘦地冷在云彩里。

李勇在秋夜里学着歌星的样子，要死要活地唱：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住了脚步，李勇在机关办公楼后的旮旯里撒了一泡尿，很响很任性。

李勇一身轻松地去按常委们家的门铃。

常委们住在一排整洁的平房里，每人一个小院落。

从团长开始到后勤处长，依次亮了灯。

从后勤处长开始到团长，每个人都黑着脸都骂着。

当马林的桑塔纳稳稳地停在团部门口时，六个常委在小会议室里已经喝光了四暖瓶的水，烟雾把小小的会议室弥漫成海市蜃楼。

马林把权冬的事儿跟常委们说了。

团长骂了一句！

副政委眯缝着眼说，权冬那屎包迟早要出事哩！

后勤处长掐灭了烟蒂，对身边的参谋长耳语：听公务员小戴说，权副主任天天晚上偷着洗屁股。一个男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天洗？！

参谋长挤眉弄眼地对处长说，这你就土老冒了，现在的城里男人不洗屁股，女人是不让上床的。

于是，一屋子的人就都笑了。

马林记起自从娶了老婆牛静，他就多了个习惯，天天晚上洗屁股。刚开始，马林横竖感觉不好，就像受了莫大的污辱。从记事起，马林就知道，只有女人才洗屁股。老婆牛静软硬兼施总算让马林渐渐习惯了。后来，马林觉察到了每天洗屁股的好处，有一天不洗屁股，他就难受得睡不成觉。

于是，老婆牛静得意地说，只有农村人才不洗屁股哩！

告个屁！告来告去都没好果子吃！老陈和老宋还不是个教训？！团长是河南人，说话总忘不了带把子。

团长说的老陈是前任团政委，老宋是前任团长。

老宋就一种业余爱好——搞女人。老陈和老宋素来有隙，就悄悄跟踪上了。



那日，老宋与一个花枝招展的妹子，收拾进了屋子。

老陈估摸着快到上床时辰了，就让政治处主任通知开常委会。

常委们鱼贯而入，就差老宋。

老陈说看见老宋在屋里，就去敲门，没有动静。老陈说八成是睡沉了，就唤来公务员开门。

第一道门开了，没人。

卧室门开了，老宋和那女人正在匆忙穿衣服，可怜那女人，白花花的奶子显露在常委们的眼里。

就在老陈欢欣鼓舞的日子里，传来了他老婆的桃色新闻。

老陈的老婆和一个来实习锻炼的研究生好上了，听说事儿是从修日光灯开始的。老陈的老婆站在椅子上去修日光灯，研究生在下扶着椅子。日光灯没亮，一男一女却折腾到一起了。

于是，老陈和老宋都脱了军装。

团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两三点钟。

## 二

这就是蜻蜓镇，藏在花草丛中的古镇，一条并不粗壮的峨溪河打街中穿过，弯曲如一条美丽腰身的蛇，执著地游向遥远的长江。峨溪河把小街分为两段，是蜻蜓镇通向外面花花世界的重要渠道，更是街人唯一的一条命脉。蜻蜓镇的历史没有确切考证的记载，有关方面曾多次派人来蜻蜓镇研究探讨，一千戴眼镜的男女脖颈上吊着照相机，风风火火毫不吝啬脚力，东奔西走，一副大惊小怪的嘴脸。

其中，一位瘦高个女人还一迭声呐喊：哦！帅呆了，呀！好酷呵，高个女人紧闭眼睛张大血口的形容，让男人浮想联翩不敢凝视。这些外来的侬子随意拍照，到处搜罗一些街人抛弃的坛坛罐罐，连一把已经裂缝的尿壶也不轻易放过。潘小脚追逐着侬子们看稀奇，还义务讲解一些事物的掌故，潘小脚甚至告诉侬子们蜻蜓镇少说也有一千岁，因为她家垫鸡窝的一张废纸上用毛笔字写得清清楚楚。在东街的一个天井里，潘小脚从鸡窝里拽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小心翼翼地抻开，只见上书一副对联：千岁桂花香四方，一条峨溪送流年。潘小脚有些眉飞色舞，面对目瞪口呆的侬子剪不断话头：千岁桂花，蜻蜓镇解放前一直叫桂花街哩！醒过来的侬子们面对沾满鸡屎的对联心潮澎湃，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侬子还紧握了潘小脚的手千恩万谢。侬子们走了，当然也带走了那张垫鸡窝的对联。

送走客人的潘小脚脸上写满春风，故意放慢了回家的脚步。季铜匠停了手里的活计，目送潘小脚从摊前扭过，潘小脚已经许多年没有这样喜悦了，季铜匠轻声问：有喜事么？！潘小脚并不注目季铜匠，兴奋地说：他们还跟我握手了！修钟表的王胖子倏地抬起头，夹在右眼上的寸镜不慎滑落，好奇地问：真的握手了？！潘小脚用傲慢的眼神蔑视王胖子，朗声说：握了，个个都握了！王胖子上个月给潘小脚的一块老式上海表擦油泥，收了五块钱，还说优惠了六毛钱，这个月大脚女人找王胖子修表，同样是老式上海表，同样是擦油泥，王胖子只收了四块八毛钱，还外送大脚女人一块擦表布。潘小脚为输给大脚女人恨之入骨，一心一意想去跟王胖子红脸，好歹让男人周麻子绊住了脚步。潘小脚觑见王胖子面目上掠过一缕遗憾，心想，让狗日的后悔去吧，老娘可不是能小视的！

到了红梅玻璃店，靳老三早就候在门口。对联让侬子拿走了？！靳老三问。潘小脚爽声说：这些侬子真是莫名其妙，一张垫鸡窝的纸，宝贝一样爱不释手，也不嫌臭。靳老三知道问题有些



严重，紧声问：给你钱么？潘小脚挖了靳老三一眼，心想这靳老三祖宗八代都是读书人，又能写龙又能描凤的文化人，如今也沾染了铜臭，一张破纸也论价钱。靳老三听说潘小脚把对联白送给侬子了，差点背过气去，迭声高喊：你算是栽了，侬子带走的是咱蜻蜓镇的文物，金贵着哩！

潘小脚感觉闯祸了，腿一软崩溃在青石板地上。侬子们走后不久，西街吹鼓手三铁头家盖楼，挖地基时挖出了一把玉茶壶，壶身镌刻了男女床第之事的图画，千姿百态极尽风流。这把玉壶由政府送到大码头，经文物专家考证，可能是两千年前大户人家的家当。由此，蜻蜓镇的年龄更是扑朔迷离。外面的世界一夜之间发现了蜻蜓镇，电视报纸画报上都在介绍蜻蜓镇，有一位浪漫的诗人还把蜻蜓镇比作世纪最后的处女，诗歌的背景是蜻蜓镇的全景照片。沿着诗人的想像，画报上的蜻蜓镇就有了让人心跳的浪漫感觉。

千年古镇里出了一位解放军的女少将权红梅，更加增添了小镇扑朔迷离的色彩。

### 三

这次上面派来的工作组主要是调查“高原聊天室”的情况。

昨天，妈妈权红梅专程从北京打来了电话。

妈妈只字未提工作组调查的事儿，她告诉权冬：儿子，我最近在练瑜伽哩！

权冬眼前就浮现出妈妈权红梅曲线优美袅袅婷婷的姿态。妈妈永远不老，这是权冬充满信心的事儿，岁月的风吹雨打在妈妈

身上只会是增添魅力与韵味，从不留下一点点儿痕迹。

妈妈是不经常主动给权冬打电话的。今天的电话肯定是与工作组调查有关的，妈妈不说，权冬也很清楚。

权冬来青藏高原代职不久，就在酝酿一件大事。他要在团里兴建一个局域网，主要用于汽车兵们聊天。权冬还给聊天室琢磨出了一个名字叫“高原聊天室”。

消息不胫而走，本来风平浪静的汽车团大院里像开了锅一样。

那天，团常委们正在小灶吃早餐。

团长说：大院里这么多的房间，还用专门的屋子给他们聊天。

政委把馒头一掰为二，抹上厚厚的一层老干妈辣酱，再夹进一块煎鸡蛋，笑着对团长说：协会了吧！权副政委说的聊天室是虚拟的空间。“协会”一词是目前军中广为流传的专用术语，特指聪明人偶然办的傻事或说出的傻话。

郝兵接过政委的话茬说：是网络聊天室，可以不见面聊天，而且什么都可以聊。

副团长丁广明神秘地说：咱们李副部长的女婿就是从网上聊天室招来的。

政委说：李副部长的女儿整天泡在网吧里上网聊天，老两口儿虽然无法规劝女儿，心里却是一千个不乐意，后来，宝贝女儿从网上寻来一个小伙子，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还是研究生，把李副部长兴奋得给女儿不停地敬礼。

权冬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

高原的晚上出奇地静。团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政治处主任郝兵、副主任李勇，组织股长、宣传股长、保卫股长和军务股长等围坐在椭圆形桌边，每人手上一支烟，好似一个个炼钢的烟囱。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影仪的屏幕，若有所思一语不发。权冬在屋里来回踱步。投影仪大屏幕洁白而优美的样子，仿佛新婚



之夜等候在榻上的羞涩的新娘。

权冬素是收拾文字的高手，有出口成章的美名，此刻却难以开口。他像一个眼疾手快的猎手，平生第一次撞见让他无从下手不敢轻举妄动的猎物。

权冬不会吸烟，但在犹豫彷徨踟躅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香烟的。他举着烟，动作生疏得像在把玩一个心爱的物件。时间滴滴答答地走了快三个小时，屏幕上却只有一行字：关于兴建汽车团局域网并开设高原聊天室的报告。

“为了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形势发展需要”，郝兵思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当从世界大背景说起。

李勇盯着屏幕上活蹦乱跳出一行字来，失声骂道：混蛋，青藏高原上的事，怎么和世界扯上了。

郝兵见李勇不同意，就赔了笑说：扬得太高了，是吧？

宣传股长自言自语：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这个高度就行了。

军务股长眯了眼问：你见过靠聊天打胜仗的军队吗？

打字员是个非常机灵的娃娃兵，他听见宣传股长的声音不太果断，就丝毫没有任何动作。

组织股长说：高原聊天室不同于因特网上的聊天室，我们主要是想提供一个场合让汽车兵们掏心掏肺说贴己话儿。

听了组织股长的说法，郝兵一拍桌子：有了！

为了适应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及时掌握官兵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疏导……郝兵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剪断话头。

在讨论上网方式时，军务股长说：必须要用真实姓名，不然万一有人谩骂首长、攻击组织如何是好。

李勇说：扯蛋，用真名实姓谁还敢说真话？！

郝兵也激动地说：没关系，布什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场外不是也有群众在喊打倒布什嘛。

权冬干脆命打字员起立，自己操作起来。

不一会儿，报告写完了。众人说：权副政委人很利索，事儿也办得利索，如行云流水一般，大机关来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哩！

翌日，权冬拿着团党委的报告向分部首长汇报了设立高原聊天室的具体方案，尔后，又飞到北京向总部主管部门汇报。还从妈妈权红梅那儿化缘拉回来一百台电脑，不过事儿还是公事公办的，权冬没有让妈妈白白赞助一回，他请来了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搞了一个向青藏高原部队赠送电脑的仪式，权红梅也顺便在媒体上闪亮登场了一回。

权冬与青藏高原有着藕断丝连的情结。权冬本不姓权，姓什么他也搞不清楚。小时候权冬一脸稚气地问妈妈时，权红梅就虎了脸说：再问就让大灰狼把你给吃了。后来权冬长大不怕大灰狼了，妈妈权红梅面对儿子一脸真诚地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时，就黑着脸说：你是从青藏高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这是权冬的一块心病，也是他最不幸福的唯一理由。妈妈权红梅是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医学专家，医院副院长，部队里寥若晨星的女将军。从小的时候，权冬就感觉妈妈权红梅是世界上最忙的妈妈，权红梅除了一个星期四次的专家门诊外，就穿梭于全国形形色色的学术会议，还经常应邀到大洋彼岸世界著名大学讲学。妈妈每次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总要带给权冬一些新鲜的玩具，日子久了，权冬的玩具多得可以办一个万国博览会。小朋友们羡慕权冬有一个爱买玩具的妈妈，权冬却认为玩具多只是一个孩子感到幸福的一个小小理由。妈妈什么都能给，只要儿子权冬喜欢，唯有时间不行，在权红梅眼里，时间是她必须吝啬的最大财富。每当看到别的小朋友和妈妈一起手拉手时，权冬就眼馋，在心里呼喊：那才是我想要的幸福哩！

权冬家的房子很大，五室两厅两卫，跃层复式结构，欧式风格。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林林总总的昆仑石，高高低低错落成群山巍峨的阵势，群山之中，一只雄鹰的标本站在那里，凝



固成就要起飞的动作。客厅里还有一架白色三角钢琴，深夜权红梅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时候，总要坐在钢琴前弹奏那首离人最远、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此时，权红梅手执昆仑玉制的夜光杯，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来自高原的青稞酒，直到泪如雨下，直到昏睡过去。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权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飘来飘去，如一片失去方向的孤零树叶。

树叶无意中飘落在妈妈的书房，像一叶小舟找到了可以维系的港湾。

妈妈权红梅是军医大学的校花，是高原医学鼻祖王云天院士的第一个女博士生。四十五岁了，又自学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权红梅原本可以在所学专业的路上一直走下去，王云天院士把自己的学术兼职一个个让给了权红梅，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迟早有一天王云天会把院士的头衔让给权红梅的。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权红梅这驾马车居然在铺满鲜花的星光大道上蓦然改道了，转到了性医学研究与性心理咨询的路上。

王云天院士对于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改弦更张颇感意外，那种感觉就像多年辛勤培植浇灌的一枝牡丹一夜间突然长成了无名野花。王院士手理道长一般的美髯只说出四个字：旁门左道。

权冬在妈妈的书房里畅游知识的海洋。权红梅的书多数是专业方面的，权冬看不懂就专挑书中的彩页欣赏。他感觉在一个新奇而神秘的花园里徜徉，还能听见无数蜜蜂在耳边歌唱，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盎然的海洋气息。

权红梅回来的时候，书房的地板上摊满了厚重的图谱、手册，儿子权冬睡熟在书海中，甜蜜的酒窝泊在梦中，好像温馨港湾里熟睡的一叶小舟。

权红梅抱起权冬，在儿子充满稚气的小脸上深情地吻着。

权冬在军队医院的环境里长大，很喜欢白色和草绿色，尤其是和妈妈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身着军装外套白大褂的样子，让他

想到宗教，他甚至幻想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宗教，只信奉一个神灵，只兴建一座教堂，那就应当是军队的医院和医生。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妈妈医院里的叔叔阿姨平时上班时不约而同地只穿白大褂了。看不见军装的权冬感觉心中空落落的发慌，整个人儿也轻飘飘的像失去了脚下的土地一般。他向妈妈说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儿子的想法引起权红梅的高度重视。医院专门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采纳权冬的建议。此后，权冬眼里的天使又飘曳在医院里。权红梅的同事们都认为，权冬是个名医的好胚子，可在权冬报考大学时，权红梅却固执地让儿子选择了军队政治工作专业。

在权红梅的心里，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一种特殊的医学专业。她要把权冬培养成军队新一代政治思想工作领域的专家。

权冬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很快就被首长相中选到总部专门设计策划政治思想工作。权冬申报了一项课题：外军随军牧师制度与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研究。这次总部机关组织干部到基层部队代职，权冬第一个报名来到了青藏高原。

## 四

到蜻蜓镇来，基本上都是走水路，很少有人从藏在花草丛中的小径徒步进入蜻蜓镇。这倒不是为了节约脚力，街人普遍认为，那条闪烁不定的小径不是为凡人预备的，这种观点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小时候，权红梅就听妈妈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位回娘家的新媳妇返回蜻蜓镇时，不慎误了开船的时间，娘家人规劝她翌日再走，无奈新媳妇正在蜜月之中，心里燃烧的小火苗急需新



郎扑救，于是，她别出心裁地选择了那条花草丛中的小径。新媳妇边走边唱，还穿插拐进花草丛中采摘一些姿态独特的野花。就在新媳妇怀抱鲜花趑转身时，那条小径遗失在一望无际的鲜花丛中，新媳妇倏然感觉阳光冻成无数缕坚硬的冰凌，原本惹人喜爱的花草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许多天过去，街人在花草丛中发现了新媳妇的遗体，居然一丝不挂，一条五颜六色的漂亮的蛇与新媳妇缠绵在一起，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又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东街板车队的大个子与剃头店的王小头遭遇在三浪饭店，大个子没有文化，依靠拖板车运货出卖力气混日月，快四十岁了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闲暇时泡在三浪饭店，一碟花生米，二两山芋酒，昏昏然就躺在长条凳上沿梦境去了苏州。饭店老板并不叫醒大个子，命服务小姐取一块蒸包子用的棉布掩盖了大个子裸露的部分。此时，剃头店的王小头哼着《女驸马》晃晃悠悠进了三浪饭店，王小头猴精，一肚子智慧全用在插科打诨上，蜻蜓镇的男女大多遭到过王小头的戏弄。王小头见大个子睡态有些放肆，油然而来了灵感，寻来牙膏，把一支牙膏全挤在大个子的脚底，尔后轻轻抹匀。王小头招来饭店的所有男女，观察大个子的身体反应，不一会儿，大个子的下身开始幸福扭动，面部一派醉生梦死模样，突然，众人见大个子的裆部有了剧烈运动，好像钻进去一只小老鼠。

围观的男女捧腹大笑，年轻女子早用双手捂住羞红的嘴脸。大个子从梦中回来，虎视眈眈地盯着制造这场尴尬闹剧的王小头。王小头知道事情不妙，迭声呼唤老板快上酒菜给大个子赔理道歉。众人散去，大个子与王小头也推杯换盏起来。大个子说，他刚才做梦去了一趟苏州，那里的女人才叫女人，同样的眉眼，人家苏州女人不但会说话更会传情，不像蜻蜓镇的女人呆若死鱼的眼睛；同样的嘴巴，人家苏州女人的嘴巴让人想入非非，不像蜻蜓镇的女人只是用来吃饭喝水；同样的床上游戏，人家苏州姑娘视若很有意味的舞蹈，不像蜻蜓镇女人坚硬如一具僵尸。